

王梅溪全集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八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貢生徐名世匡侯校

試策

上舍試策三道

第一道

昔先正司馬光論歷代君臣事迹始周烈而訖五季貫穿馳騁上下千載間書成於元豐中神宗皇帝嘉之錫名資治通鑑親灑宸翰以製其序且取前代之君以自況其言有曰漢之文宣唐之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議者謂神宗聖德具見於十九年事業之間巍然炳然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八
可高揖堯舜於千載之上而乃俯比二三君何耶愚曰
不然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謙
孔子以天縱之聖生民以來未之有而乃自比於老彭
自同於堯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可謂待人恕而德愈盛
取名謙而實益有餘矣然則神宗之有取於文宣太宗
是亦孔子恕以待人謙以取名之意也知吾夫子與神
宗待人取名之意則知今日主上之有取於光武亦仲
尼之意與神祖之意與夫光武之爲君雖未可比隆三
代盛王較之漢七制唐三宗之中寔爲最優以春秋之
法責之固未遯議論之域待之以忠恕之道固宜取所
長而掩所短也請論光武之爲人而得與高帝太宗陳
之以發明聖志之萬一若夫主上盛德大業自與堯舜
三代同符非敢以光武比也夫七制之功莫大於高帝
三宗之功莫大於太宗以光武而擬二君則其功有若
不及者嗚呼孰知其不及是乃所以過之耶高祖太宗
惟功之是慕而光武則以爲不足慕故高祖太宗以功
顯而光武以德稱高祖誅暴秦滅強項以三尺劍而造
帝業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關中既定馬上之事可勿
論也而好戰之心若猶不衰至親伐匈奴而困於平城
之圍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而不知文德之可以
來遠當平城之圍足見百萬之衆不如虞階干戚之舞
矣是宜異日在廷之臣欲斬樊噲之論兵也太宗取孤

隋攘群盜以幾冠之年而定四方亦可謂有不世之功矣然唐室旣造晉陽之甲亦可解也好大之心不能自足至親定四夷而困於遼水之役太宗徒知古人有攘却之事而不知聖人有兼愛內外之心當遼水之厄則知萬里親征不如漠文王帛之聘矣是宜前日諫諍之臣見武德之舞而不之顧也光武起於軍旅非不知兵勇於大敵非不知戰明明廟謨糾糾雄斷非不足以務遠畧雲臺之將上應列宿非不足以立邊功舉全漢之衆又非不足以橫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而退然若一怯者口不談兵於恢復之後何耶蓋事有屈於名而當於實者惟盛德者能之夫興師百萬拓地千里功若可喜也盛德之主則謂彼民亦吾民何忍草芟獸獮之耶吾寧收愛人之實德不必求名於闢國也大師奏凱將士受賞君臣固可相賀也盛德之主則思有裹糧千里巷哭飲泣之人是孰貽其禍耶吾寧使吾民之不傷不忍求戰功而生得色也得不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之廣孰若保吾土之當於實哉臣無用之人以爲民孰若全吾生齒之當於實哉高祖太宗皆棄實德以慕虛名光武獨能屈於名而當於實故以藝文之講而代干戈以道義之論而代鞍馬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閉玉關謝西域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而抵掌撫劍之臣皆不得逞志於當時其治天下一出於柔道朝夕

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而不知疲此所以賢於高祖太宗一等歟雖然光武之所以優於漢唐之君者以其能偃兵也其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君者用人之際未可人意爾光武以吏事而責三公以謠言而易守宰此最其失之大者三公之職所以論道經邦非可以吏事責之湯不責伊尹以吏事而望之以一德格天高宗不責傅說以吏事而望之以朝夕納誨成王不以吏事責周公而望之以師保萬民光武不與三公坐論邦國之大體而以吏事進退之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宜其治效不及於古也守令之職所寄非輕當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之非可以謠言而驗其賢否鄭子產古之遺愛名

在循吏中方其相鄭之初民興欲殺之謠使人君遽從而易之則僞之聲名風采不復著於列國矣以吾夫子之宰中都曾未聞有誦德之謠使時君必以謠言取人則造爲緋衣小兒之語以沮賢者多矣光武失於此是宜東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且光武之失又不止如是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責而光武之失尤在於未能擇三公守令固不可以謠言易而光武之失又在於親擇守令夫三公之職非大儒不足以當光武乃以此處侯君房輩未聞其有卓卓過人者是宜嚴子陵聞其癡而致語於使者以譏之雖起一卓茂於縣令及居廟堂亦無所建明其名固亦減於治密時矣則知論道之任非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八
可以輕處人也守令之寄雖重然非天子所宜親擇者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部刺史刺史擇守令此人主簡要
之術也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職宜其擇之不精而
以謠言進退之使光武精意於一相亦何患天下無賢
守宰也嗚呼至治之君不世出漢唐之可稱者止於十
數君而光武尤爲盛德猶不免有任人之失是宜以忠
恕之道處之而勿至於責人無已可也恭惟主上以仁
聖之資撫中興之運誕敷文德仰合有虞歸馬放牛同
符周武初非有慕於光武而襲其陳迹也比因庭策多
士特以光武發於清問草茅之士莫知聖志之所在愚
獨妄意其處已處人之際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而明

策下詢謂今日禮文經義間或酌光武之儀以出處或
矯光武之失以示訓其迹蓋有不同者愚竊謂景至而
禋祀元正而會朝建延閣以崇文闢成均而論秀此皆
取法三代非酌光武之儀而行之也寫六經于琬琰爲
學者式異端邪說禁止勿用以矯尊七經之議復春秋
立三傳以矯罷黜左氏穀梁之失愚謂此皆默契孔孟
之用心亦非有意於矯光武而爲之也然用柔道以致
平光武之所已爲者而吾君固已優爲之任一德以圖
治吾君之所優爲者而光武負不能之愧矣雖然愚復
有說以獻夫恕以待人廉以取名乃人主之盛德而人
臣之職則當以責難爲恭孟子謂不以仁義告王則斥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八
以不欽之罪唐文宗嘗問群臣可況以何主鄭覃以文
宣對爲李石所斥且以堯舜勉之夫文宗雖儒雅主然
任人致治之際有不足稱者李石乃期之以堯舜使不
以文宣自安況吾君盛德實足以爲堯舜耶愚願執事
當侍清問之際日陳堯舜之道以廣吾君稽古之志彼
光武駁淺姑取其二三策可也

第二道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爲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
聞爲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爲子
皆孝爲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愚嘗讀渾渾之
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爲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

陟傳說之爲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公閔天之徒之爲
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爲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
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爲忠爲孝也當時不指之
曰某爲忠臣某爲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
有獨行山林草野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
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相子產楚相孫叔敖以循
吏聞則吏治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
則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
民而長往則韜光鍾采於漁樵之間者多逸民矣自子
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踈寥
絕如參辰之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八
等時耶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蓋自矯激之俗興士始流爲崖異斬絕之行自廉耻之風喪時始貴高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之內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能而僅有爲足貴也夫天下皆有則所有者不勝

書天下皆無則僅有者斯可書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之士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行之全純者猶衆無取乎獨行其不以是立傳蓋不欲使當時有逸民獨行之名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類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二傳之不立蓋不欲使當時有孝友忠義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國爲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爲之伯文

翁興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竊有取於范武子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託死是固本諸賢聖而不爲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竊有取於嚴陵高尚其志卒不爲光武屈議者謂其得聖人之清是故樂在山林而不盜聲名也言言之烈史臣之所以贊顏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銘李興然真卿秀實行非一端而不列於忠義愚獨於忠義三十七人之中深喜全節之張巡李興割股肉以進其親非名教之所許愚獨於孝友十人之中深喜義門之中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漢三百年之唐洪儒碩學將相名臣皆由此途出不列於數者之目非爲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楊雄氏詎可列雄於儒林乎東都循吏莫如卓魯二子詎可列卓魯於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詎可列仁傑於孝友忠義乎推此則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於是科之爲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雖然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不列於酷吏則何以衰慘刻之風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節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齡姦佞之雄者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嗚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諸子皆有良史

之才而去取猶未盡當潛德之幽馨未必盡發已死之姦諛未必盡誅此韓退之所以有人禍天刑之畏也

第三道

佩玉之禮尚矣在戴經則記其義於玉藻在周官則謹其藏於玉府在詩則詳詠於國風在論語則畧見於鄉黨其他雜出於諸家之說者不可以屢舉玉藻記佩玉之義爲最詳其大意則謂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又謂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謂記其義於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玉夫玉在先王之時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爲非常之寶蓋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職不可一日不謹此愚所謂謹其職於玉府者此也詩於終南山美襄公之篇因其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而大夫美之曰佩玉綯綯蓋勉其修德以稱是玉也於大東刺亂之一篇而其辭曰韜韜佩璲不以其長蓋譏其居官職而非其才之所長徒有佩玉之美有女同車之詩則曰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女曰雞鳴之詩則曰雜佩以報之以贈之以問之其刺惠公之詩則有觶斝之語是皆因佩而示美諷之意愚故曰詳詠於詩之國風者此也論語鄉黨一篇備記聖人出入起居飲食言語衣服之禮其言有及於王者曰去喪無所不佩則知吾聖

人之身未嘗一日去玉以苟燕息之安此愚所謂畧見於鄉黨者此也韓詩外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琕能決嫌疑則佩玦其畧見於鄭氏之釋其詳見於孔穎達之疏其遺制見於王粲之法此愚所謂雜出於諸家之說不可屢舉者此也雖然佩玉謹於先王之時而廢於衰周之世後世學者雖讀禮讀詩讀論語諸家之書而目不習見其制耳不聞其聲終莫能考究其法而妄以臆見議之此紛紛之論所由而起也請因明問而論之玉左右各五而宮羽徵角之分在焉左佩雙珩者其音宮雙璜者其音羽右佩雙琕者其音徵雙

璜者其音角此宮角徵羽之分也夫樂備五音而佩獨不用商者蓋玉所以比德而商於五方則爲西於五行則爲金於五常則爲義而以剛果肅殺爲事是可以爲威而不可以爲德此玉於五音之中所以獨去商也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夫采齊者路門之樂節肆夏者登堂之樂節樂師以備王儀大馭以備五車是天子享元侯之禮而記乃以此爲君子鳴玉之節何耶蓋經之所謂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鄭氏釋之謂君子者士以上其說誤矣此所以啟後世之疑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謂在君所則去德佩設事佩則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設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

母使二佩不廢則金燧木燧大觶小觶不幾於贅乎愚竊謂記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則德佩必不兼設於事親之時又古者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設自有先後之序二者有一於此則不至於贅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內則婦見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子有也婦人亦有之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瓊琚是也考之內則與詩人之辭而君子婦人之玉無異則珩璜之制燧觶之施意其必同矣嗚呼佩玉之設所以尚德也然在君子佩之則爲宜在小人佩之則爲辱昔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設德佩事佩示已無德事也夫佩在夫子可謂宜其德矣而以無位不設當時鳴玉而趨者得不愧於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詩人譏惠公無成人之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觶童子佩鞶然則無德而佩者年雖成人行實童子也後之君子能於佩玉之際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設德佩則知所以修德設事佩則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謹弦韋之戒則玉與身俱榮矣

別院省試策問二道

第一道

謀斷

問自古帝王圖天下之大業必貴乎好謀而能斷謀固不易而斷爲尤難謀之於新固不若謀於舊也然孫權之拒曹操吳人以衆寡不敵爲憂張昭爲定策舊臣乃

勸權迎之果從其謀其能成赤壁之功建鼎峙之國乎
謀之於寡固不若謀於衆也然憲宗之伐淮蔡卿士莫
隨於議伐之初小大並疑於旣伐之後使帝惑群議而
不任忠臣其能成破賊之功振唐室之威令乎謀之於
少固不若謀之於老也然世宗欲親征劉旻馮道以四
代之老力諫其行果從其謀其能成高平之捷而北取
三關乎謀之於下固不若謀之於左右大臣也然澶淵
之役大臣有欲避其鋒而勸幸吳蜀者當時苟從其謀
天下幾何其不分裂乎夫國有大疑謀之於舊謀之於
衆謀之於老謀之於大臣可也彼三君暨我章聖皇帝
乃違其所宜從之謀而以之取勝何耶豈群謀有不足
取而斷之以獨見之明耶抑當時運籌帷幄之臣固有
出人意表者耶恭惟主上以聖德受禪天下同心戴之
蠢茲醜類尚敢不恭天地神人罔不憤怒疆場之事上
貽宵旰之憂議者謂欲興師以拒之命將以伐之耶則
有以力非其敵如吳人之懼魏唐人之慮淮蔡者謂宜
親屈萬乘以征之耶則又慮策非萬全必有異議如顯
德景德之臣者彼其心皆出於憂國特其所見有不同
持不同之論而紛然於人主之前則謀將孰從而斷將
安出耶諸君抱剛畝惓惓之忠久矣必有奇策可以濟
世群試春官益得言之秋也願詳論前古好謀能斷之
君其事孰可行於今者有司將采而獻焉以贊雄斷

第二道

功名節義

問非建功立名之士無以排禍亂而闢土疆非守節死義之士又無以折姦邪而扶持宗社二者皆有國之所急不可不兼崇而並尚也議者謂西漢有功名而無節義東漢有節義而無功名兼之者其三國人才乎抑嘗卽固曄壽之史而攷之三者之說似非至論西京有折而不撓號近古社稷臣者有寢淮南之謀懷明畝之志者非節義與東都有感會風雲上應列宿者有舉首朝廷投筆取封侯者非功名與三國人才固多矣矚然乎其間者殆不過數子蜀諸葛亮固天下奇才也然史氏謂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兵機將畧非其所長功名亦少貶矣魏荀彧固有王佐風也然論者譏其協規曹氏以傾漢祚機鑒先識未充其志節義亦少貶矣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智畧俱可稱也然或謂赤壁之役瑜獲虛名荊州之借乃肅之短功名節義又果能兼之否謂西漢無節義東漢無功名非厚誣與謂三國兼兩漢所長非溢美與我祖宗之世人才輩出功名節義爲兩全視兩漢三國爲遠過自艱難以來不惟兼全者無能以所長見稱亦亡幾視兩漢三國爲有媿主上側席求賢共圖恢復正有志之士建功立節之秋也敢問何以排禍亂而復土疆何以折姦謀而扶宗社死者可作其誰與歸願據前史并國朝人才而併論之

將以觀諸君筮仕之志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九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貢生徐名世匡侯校

策問

第一道 天文

問二十八宿在天爲經星循環往來以成四時非若北辰居所一定而不移也然自古志天文者皆以角亢七星爲東方之宿奎婁七星爲西方之宿自井至軫宿七爲南自斗至璧宿七爲北抑嘗仰觀之四時晨昏迭爲出沒行皆自古靡有定方而乃以蒼龍朱鳥咸池元武分官以四之何耶舉天星以定四時莫如堯典按堯典

以定四方蓋有可疑者焉在時爲春則方爲東也朱鳥南方列宿爾乃紀之春在時爲夏則方爲南也大火東方中星爾乃紀之夏西爲秋其宿白虎也乃正仲秋以北方之虛北爲冬其宿元武也乃正仲冬以西方之昂將考四時以定列宿之方堯之時與方乃爾不同何也呂氏月令載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可謂詳矣然以仲春之月昏弧中而不舉七星至季春則曰昏七星中仲夏之月昏亢中而不及大火至季夏則曰昏火中記牽牛中於仲秋之昏而不及星虛記東壁中於仲冬之昏而不及星昴其與堯典又差錯不同矣左氏論祭祀之時則曰龍見而雩論土功之時則曰龍見而畢務龍見固有常時而雩與畢務之時初不同也左氏皆曰龍見抑又何耶諸君晝觀經傳夜觀星斗其於列宿之躔次所見之晨昏固已洞然於胸中矣觀象定方何以驗其爲東西南北耶與夫堯典呂令左傳所載之異同必有成說以一之也

第二道 地理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爲九州其詳見於禹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於斯焉然卽其書而考之有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旣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於梁

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於沱潛矣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則曰逾于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於海自導嶓冢而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耶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於江滙澤爲彭蠡矣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其叙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滙矣又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與漢合且滙爲彭蠡矣江豈復爲北而漢豈復爲中江耶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脉論山者取於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於唐人之三沱禹之於山川豈亦以脉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唐人三沱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第三道 五經源流

問昔夫子自衛反魯而六藝之文粲然不幸火於秦蹟駁于漢耳口異傳源流遂別言易者本田何田何之後有施孟梁丘之學並立博士又別有京費二家今之所宗者王弼也不知弼之學出施孟梁丘歟京氏費氏歟推而上之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歟言詩者有齊魯韓毛四家毛在當時未立于學今之所宗者毛氏不知齊魯韓自何世而微歟毛氏自何世而興歟萇之學也

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歟言書者本伏生又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又有孔安國者得古文尚書今所宗者孔氏傳也歐陽夏侯在漢爲最盛不知何所自而微歟孔安國之書未行而遇禍不知何代而興歟孔壁所藏伏生口授亦有異同否歟禮之經有二曰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典也曰禮記者孔子弟子撰所聞而記之也二經之始出也果何時其始傳也果何人其名家也凡幾輩今爲之章句者皆鄭氏也又豈無授受之自歟春秋之傳有五今所傳者左氏公穀也三家在漢迭爲盛衰孰始盛而後衰歟孰始衰而終盛歟彼杜預何休范甯者爲三家章句亦各有所受歟六經者日用之書也學者口不絕吟久矣專門之傳授歷代之廢興其有闕而不知者耶夫經傳一也有興于前而廢于後衰于古而盛于今者果何致而然豈興而能久者傳之當廢而遂絕者傳之非耶抑各繫時之幸不幸耶與易之十翼詩之五際書之十例禮之三種春秋之五始攷之必有其名究之必有其義願併陳之庶觀諸君之博

第四道

詩經疑義

問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於詩則詩之爲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於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衛皆衛詩也而分爲三國蟋蟀晉風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

繫之幽黍離平王詩也而同於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小雅鳧鷖亦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於大雅宣王刺於小雅而大雅則無刺焉厲王刺於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侯耳曷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爲而列於周之末哉此頌之不能無疑也學者豈徒習其章句識其鳥獸草木之名而已耶因疑而究其義斯可與言詩矣至於風之正變者凡幾國大小雅之正變者凡幾篇與夫三頌之或先或後者何義諸君聞詩久矣必有起予之辯

第五道 書經疑義

問昔吾夫子討論墳典叙書百篇上自唐堯下迄秦穆其於去取之際莫不有法焉固異乎左史倚相之流徒能誦其文而已聖人旣沒經厄於秦口授壁傳紛然異說學者開卷莫決所疑夫斷書自堯則堯典者固唐書也而謂之虞禹平水土而後作貢則禹貢之作在唐虞之際而謂之夏舉書之詳者莫如左氏如莊八年僖二十四年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所引之書皆大禹臯陶謨之辭也而悉曰夏書釋傳之詳者莫如杜預預以書證左氏所稱者固未嘗亡也而多謂之逸書夫以唐

爲虞以虞爲夏聖人序書不應如是之疎而左氏授經亦不至如是之誤也而杜預以存爲逸預豈不知書者耶至若武成一篇記武王偃武修文之事也夫子既有取焉而孟子乃不信之楊雄謂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四代之書固不同也而韓愈乃謂周誥商盤佶屈聱牙雄異商周書而愈同之抑又何耶諸君皆深於書者也願辯夫子之所以序左也明之所以稱杜預之所以注孟子之不信楊韓之異同者以告

第六道

洪範義類

問昔天以洪範九疇畀禹至箕子爲武王陳之孔子序之於周書王者治天下之法莫大於是焉然其書有可疑言有可疑箕子爲武王陳之者又可疑不可以不辯也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先儒謂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夫天且無言安得有書畫一以告人如是之詳悉耶有謂初一日之類二十七字禹所加也有謂敬用農用之字洛書本有也又有謂龜文止二十字餘皆禹增益次第之也其說紛然不同亦何所考據耶或謂河圖洛書本無有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說爲如何箕子之言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自古以來得九疇於天者止一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使人皆得之而鯀獨不得也可以言帝怒矣鯀與衆人均不得之何以知其爲怒而不畀耶鯀九載

之績弗成殛之於羽山者舜也未聞天震怒之者箕子之爲言無乃失之誕乎或謂帝者堯也堯有洪範九疇久矣怒鯀而不之畀其說又如何至於九疇莫不有用也而五行之用爲最大乃反不言用八政莫不有官以掌之獨三卿舉官餘皆指事五紀獨不言時五福獨不言貴其理又何在耶箕子商臣也其不臣周宜矣而乃爲武王陳洪範洪範大法也不宜言而言其可以爲臣子法歟聖人序之曰武王勝商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二事若不相預而序輒及之豈聖人之意罪箕子之不當言耶洪範之書學者所宜盡心也其可疑有如此者願與諸君辯之

第七道

春秋同異

問昔吾夫子以謹嚴之法而作春秋寓賞罰之權於一字當時口授弟子而其書未顯也後世傳經者三家各有所聞著之簡策非特意旨不同而經文亦異人一而已曰尹氏卒者公穀也左氏以爲君氏是果男子乎果婦人乎國一而已曰杞侯來朝者左氏也公穀則以爲紀侯是果姒姓乎果姜姓乎淪平輸平字止半差而其義則反子伯子帛音雖小異而其說則殊曰蒿艾曰鄙者一地也名若何而可稽曰繆曰穆者一君也諡若何而可考此曰衛寶彼曰衛俘則人物異矣此曰伐戎彼曰伐我則華夷異矣以會爲及則內外之志異矣以送

爲逆則往來之使異矣北杏曹南之會或侯齊宋或人齊宋則尊卑之辭不同矣甯母葵妣之盟或有鄭衛或無鄭衛則增損之數不同矣至若義同而文異則有帥率克尅之類焉豈亦有異義乎名一而音訛則有括結嘉喜之類焉豈亦有異名乎經出於聖人之手而有二三之不同唐趙氏嘗考其差繆凡二百六十處夫聖人以一字爲褒貶而三傳經文相戾如此一字之異一義之異也一義之害一經之害也將左氏是信乎而公穀釋經亦辯矣將公穀是信乎而左氏紀事亦詳矣如之何則可今三傳並行于學非若漢唐之尚偏專一而廢二也探討之際並有至當之論以折衷之勿云三傳可束之高閣遂畧而不論

第八道

春秋孝經

問班孟堅作漢書嘗序六藝爲九種然出吾夫子之親筆者惟春秋與孝經學者沉潛六藝之外其於二經尤不可不熟究聖人有作之旨也子亦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欲爲東周之志固存乎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百行之美當備見於十八章之中矣今讀二經亦有見吾夫子之志與行否乎考諸行事亦盡合於經否乎二書之成也夫子嘗有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之語矣是二子之在孔門中商必有得於春秋參必有得於孝經也商與參言行著於當時淵源傳諸後學不知

其得於經者亦有可見否乎果不負聖人所屬之意否乎孟子嘗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說者乃謂絕筆之後口授弟子至漢然後其書始出果如其言則當時列國君臣固未之見也何以能懼亂臣賊子耶遷固之徒皆謂孔子爲參作孝經說者又謂經不爲參作蓋假參以爲對揚之體爾二說亦莫知其孰是耶諸君兒時讀孝經已能志其語學習春秋固已探其奧其於聖人之志行與夫弟子之所學及孟軻遷固諸儒所說之不同必能辯其所以然者

第九道

諸史名例

同秉史筆者衆矣司馬遷爲之宗自班范而下雖人自爲家其大槩則沿襲史記之舊夫旣述前代之法以成書不必變其名例可也今考諸史乃或不然非特班固有變於史遷後之作者亦互有損益異同矣曰紀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者司馬氏之書也班固因之獨易書爲志而損其世家范曄之史猶固也而損其表陳壽之史猶曄也又損其志至晉書則有紀有志有傳而益其一則曰記南北獨紀傳而隋加志焉唐紀表志傳與班史同五代有紀傳有世家有附錄有考夫記事之義一也而立例之名不同何耶子長每一卷之末稱太史公以斷善惡孟堅易之以贊蔚宗又益之以論而贊以四言陳壽又易之以評晉書或稱制或稱史臣又贊以

章句與范史同南北曰論隋稱史臣唐書仍班史之體
曰贊五代贊如唐而沒其名夫斷善惡之義一也而名
所以斷者又各不同何耶遷書曰史記兩漢晉隋唐則
曰書三國則曰志南北五代則曰史夫歷代皆史也其
所以名書者又何不同耶創之於前者是則變之於後
者非同之於後者非則異之於前者是抑創之變之同
之異之亦各有其義耶至於自史遷以迄五季歷數之
則十有七畧舉之則有三又奚可以不知耶諸君皆飽
於史學者也姑以其淺者告我

第十道

中庸疑義

問中庸一書蓋聖學淵源入德之大要也說者謂孔子
之孫子思所作觀其微辭奧旨非聖人之後命世大儒
有不能者焉然其間立言措意亦有戾於吾夫子者證
以論語繫辭不得盡合學者疑之語曰中庸之爲德也
其至矣乎聖人以中庸爲至德非大全君子不能當其
名是書載夫子之言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夫
既已小人矣尙何中庸之有耶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
參參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書乃有忠恕
違道不遠之言則是以道與忠恕爲二而忠恕實未可
以爲道也與論語又何不同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於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是書載夫子
之言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拘羑里而繇易乃云

無憂何也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是書載夫子之言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文王終身事紂武王周公不待終喪而伐之而云善繼志述事何也語曰夏禮商禮吾能言之杞宋不足證也是書乃曰吾學夏禮杞不足證吾學商禮有宋存焉又未知其孰是耶夫子傷周室之衰三光五嶽之氣分故春秋書王正月以大一統是書乃曰書同文車同軌孔子之時天下曷嘗同車書乎弟子記聖人之言行於論語皆稱子如子曰及予以四教之類蓋尊師重道之辭未嘗有字聖人者是書亦稱子曰宜矣而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之語焉豈有身為聖人之孫而字其祖者乎竊意秦火之後漢儒於四十九篇中綴拾所存不能無附益之僞不然何以詭異聖人如是也孟子學子思者也七篇之書稱子思多矣獨無一言及其師之書又不知是書果子思作否耶必有以辯其疑者

第十一道

史六家說

問唐史臣劉知幾著史通內篇稱古之作史者有六家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又謂尚書家出於太古春秋家出於三代左傳國語出於世明史記漢書出於遷固知幾最善著論而唐史稱之其所列六家必有考據然理有可疑者不得不與之辯書載

堯舜三代之事春秋出於吾夫子之親筆學者尊之以爲經不可誣矣知幾乃同遷固之書而史之可乎左傳國語雖曰二書然同出於一聖明之手實左氏內外篇也而乃別爲二家可乎史記創始於馬遷而班固雖自爲一家其大法則祖述子長也今乃別爲二家之流者是則范曄陳壽而下又烏得不以名家乎以理論之書春秋經也左氏國語傳也史記漢書史也至於史家者流特一馬遷爲倡爾見其有一未見其有六也知幾著其始末條例甚詳合經傳而爲史別一姓而二家散史漢而二流則必有說焉又謂尚書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唯左氏及漢書不知後世秉史筆者果法左傳漢書二家之遺乎抑亦兼出於六家者乎不然則知幾之言必有所不通者願因其說而詳辯之

第十二道

祭禮異說

問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祭有禮異而名殊者四焉曰天曰宗曰望曰蜡是也岐而分之其數二十有三天宗各六望三而蜡八古人之固有一定之典後世異同之論起紛然而莫之正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祀五帝于四郊此六天之說所由起也有以爲上帝與五行精氣之神者有以爲一天與五人帝者有以爲北辰耀魄寶爽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異說凡三家將何從而合成周之祀乎書曰肆類于

上帝禮于六宗此六宗之說所由起也有日時曰寒暑
日日日月曰星曰水旱者有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者有曰天地四時者有曰乾坤六子者有曰六代帝
王者有曰三昭三穆者異說凡十餘家將何從而合虞
舜之禮乎三望書於春秋或以爲泰山河海或以爲泰
山淮海或以爲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則三望之不同
亦三家也八蜡見於郊特牲曰先穡曰司穡曰田峻曰
郵表畷曰猫虎曰防曰水鄘曰昆虫或以猫虎爲二神
而昆虫不與焉則八蜡之不同亦二說也四者之禮先
王之所常行四者之說諸儒不勝其異夫欲舉先王之
禮而行之必先正名而定制苟牽惑於紛紜之論而不
能斷決其是非雖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不失之誣則
失之陋矣如之何其可哉國家郊祀盛典三歲一行宗
望之祭兼修並舉又將因時和歲豐修伊耆氏故事勞
吾農而休息之甚盛舉也諸君行將筮仕與禮樂之議
敢問前代諸儒立異議者誰歟孰當孰否漢之君舉是
禮者誰歟孰得孰失必有至當之論以祛群言之惑幸
詳著于篇將獻于朝俟有司之擇焉

第十三道

王霸君臣

問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五帝三王
五伯之所以分學者固已稔聞而熟論之矣漢晁錯於
大對之際嘗品藻其君臣其言有曰五帝神聖其臣不

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主不及臣抑嘗考其迹而驗錯之言未免可疑也五帝唐虞爲盛典謨載其行事爲最詳觀堯舜禹臯陶稷契之徒相與都兪戒勅於廟堂之上初不見其主優臣劣之迹錯何以知其不及也三代之君臣可稱非一其間固有主聖臣賢者錯槩以俱賢目之亦豈通論耶五霸主臣若無甚相遠者以管仲之志小烈卑止可爲威公之佐耳其他又可知謂主不及臣抑又何耶錯以賢良文學哀然爲舉首必有所據而言諸君出入經史商確古今亦必有見其臣主不相及與俱賢處如錯所言敢問風后力牧至元愷之徒不及主者果何臣齊晉宋秦楚之霸不及臣者果何主夏商周之君臣所以俱賢者果何事也幸明以告我毋詆錯言爲非而畧之

第十四道

師友源流

問世之論士者不惟其身之觀亦觀其師友淵源然後可以知其人矣洙泗七十二子不必論其爲人以吾夫子卜之可以知其賢蘇秦張儀二子不必觀其行觀其所學者鬼谷子爾則知其爲儀秦也雖然執此而論士有大不然者曾參以孝著於孔門得參之學而行之者宜其以孝而施於有政也孰謂喪母不歸殺妻求將者反出參之門哉荀卿以中庸之學而爲大儒得卿之學而用之者謂能必行王道也孰謂燔詩書滅禮樂者反

出卿之門哉老子著五千言明道德之旨得其學而行
之者宜其清淨自正無爲自化可也孰知後世刑名法
理之術至於苛刻少恩者反出於宗老氏者耶不特此
也斯之學用於秦者至慘矣意其學斯者又必甚於斯
也漢河南守與斯同邑固嘗學焉治行乃爲天下第一
申韓之術施當時傳後世者至不仁矣意其學之者必
有甚於申韓洛陽才子本名申韓乃能陳治安之策雖
王者之佐亡以加前四子者所學善矣用之反不善後
二子者所學不善矣用之反善茲又何也謂不在師友
淵源耶洙泗曷爲而多賢儀秦曷爲而皆詐謂必在師
友淵源耶諸子之行事與其所學又何其戾也諸君擇
師尚友之日久矣於師友淵源必能究之願陳數子之
所以然者

第十五道

荀卿之說

問荀卿論王霸興亡之道其言有曰上一而王下一而
亡且以法始佐賢民愿俗美四者齊謂之上一觀湯武
之所以興與桀紂之所以亡信乎卿之言不妄也漢高
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唐太宗兼創業守文之功德是
三者亦可謂後世之盛王也考漢唐二史而驗所以興
之自不知果出於上一乎抑亦雜出於上下偏之間乎
三君者其孰優而孰劣乎秦隋之世天下統一然二國
皆遽興而遽亡其興也豈出於上一其亡也又豈盡出

於下一耶謂不出於此則何興亡之遽謂必出乎此抑何上一下一之道始終變易之異也願併陳漢唐秦隋之迹以佐荀卿之說

第十六道

五霸羞稱

問昔孟子對齊宣王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董仲舒對江都易王亦謂仲尼之徒雖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果如二先生之言則霸者之事不復道諸聖賢之口也今質論語春秋容有不然語稱威文之譎正又稱九合之功仁管仲而大其賜春秋善召陵之盟進城濮之戰至宋襄楚莊秦穆雖不足與二伯之烈皆有以一節見取者孰謂無道其事而羞稱之耶豈聖人於霸者猶有所取而門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夫子與人何恕而弟子責人何嚴耶不然則二先生之言失矣願與諸君辯之

第十七道

八條舉按

問唐虞以三載考績之法黜陟百官之賢否故時躋極治庶績咸熙漢唐遵遺法而行之其治效亦有可觀者洪惟國朝列聖圖治旣以進退選舉之權付之宰相吏部又以舉刺按察之職委諸郡守監司逮元祐初先正司馬光以清德雅望起慰蒼生進賢退姦中外悅服又嘗議立八條俾監司守臣察所部官吏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苛酷狡佞昏懦貪縱者可按則按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九
條目詳密誠一時之良法然當時事未施行而議已中
寢邇者宰臣有請上嘉而行之議者咸謂唐虞之泰和
元祐之清明可復見於今日矣或謂法非不良也行之
苟非其人不能無弊將有權勢請託親故干求而舉非
其實者挾情懷怨務快私忿而効不以公者苟二弊之
不去則八條將爲文具有不可得而行先朝之良法美
意又從而廢矣伊欲革其弊而久其法必有術焉願講
論之將以聞于上

第十八道

薦舉得失

問自古用人之方多出乎薦舉然薦舉之患有二焉不
可不知也有公於薦舉者可以得人矣或失於知人不
明而所舉非賢有明於知人者可以得賢矣或蔽於竊
位之私而見賢不舉諸葛亮之於蜀非不欲薦賢也而
失之馬謖蓋明有所不足臧文仲之於柳下惠非不知
其賢也而不與立蓋心有所不公夫所賴乎大臣之薦
舉者以其公與明而已二患不去而欲得人可乎恭惟
主上當寧興歎懲前政之蔽賢乃命邇臣各舉所知起
廢滯而應公車者踵相躡也邇者臣僚獻言慮所舉之
或濫而賢否混殽以三人同薦爲請議者猶懼其未盡
薦舉之方而徒艱進賢之路伊欲知人必明如蕭何之
識韓信而無孔明誤舉之失所舉必公如祁奚之舉善
而無文仲蔽賢之私如之何則可

第十九道

讀書疑信

問昔吾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雖以大聖作經猶不敢以其所傳聞而忽其所親見至於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後有孟子者出則不然其讀書也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讀詩也則不信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此孟子學孔子者也乃於詩書猶有所不信何耶後世諸儒因孟子之不盡信詩書而好爲異論往往於古之信書信更皆不能無疑於其間詩大序世傳爲子夏作久矣而呂韓子不信之春秋傳爲堯明釋經久矣而啖趙之徒不信之易繫辭爲夫子作無疑矣而近代歐陽子不信之至於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疑荅蘇武書非李陵所作有如劉知幾有謂周禮非周公之書家語非孔氏之書文籍去古稍遠而見疑於後世者非一五經且不見信而況其他耶夫孟子之不信詩書也以血流漂杵與夫子遺之言誠有不足信者而後世諸儒所疑經史其亦有所見如孟子否耶抑亦出於穿鑿而好爲異論耶豈歷世浸久簡編漏落傳聞繆誤實有可疑者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槩論耶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觀書者也願與諸君辯之而斷以高明之見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盧 濟虞若校

策問

第一道

朋黨異說

問朝廷之患莫甚乎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植黨爲人君者常惡朋黨而銳意欲去之矣方其上塞下聳之時曾莫悟其爲朋黨雖欲去之而不可得及一旦悟而盡去之可爲朝廷賀矣而一黨去一黨生雖能去其前日已然之黨終莫能絕其後來將成之黨夫如是則朋黨爲朝廷患迄不可去欲望天下之治其可得乎漢唐朋

黨之禍言之可以痛心固不必論也我國家累世以來亦不免茲患賴祖宗神聖能分別邪正雖間有牛李之交攻而不蹈漢唐之覆轍亦社稷之幸也當時聖主賢臣固嘗講論之矣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邪正各爲一黨者范文正公仲淹告仁宗之言也謂君子無黨譬諸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者滕公甫告神宗之言也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者歐陽文忠公之論也三人之論其不同如此未知其孰然而孰否耶豈時異黨異其言各有旨耶方今朝廷清明固無朋黨之患矣然士君子私憂過計猶或及之彼范滕歐陽三公之論朋黨世以爲名言而一以爲君子無黨一以爲小人無朋一以爲君子小人各有願辯其不同者而折以至公之論將以獻于朝

第二道

知信聖人

問信聖人之爲聖人不若知聖人之爲聖人學者皆謂夫子大聖人也是特因前人之言而信之爾實不知夫子之所以聖也讀其書考其言觀其行事合於吾心者信之不合於吾心者疑之合於吾心而信之知聖人矣因其疑而求之遂得其爲人是亦知聖人也苟徒信其爲聖而不敢詰其疑謂之知聖人可乎謂之善學可乎夫子之始末莫詳於世家抑嘗讀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辯子嘗適周矣及其歸也老子以言送之曰聰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發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豈足爲聖人乎此不免乎疑也子嘗用於魯矣欲墮三都以張公室墮費而費人畔隨成而成不受隨孰謂真儒之謀謨措慮乃若是之疎乎此不免乎疑也及季孫受女樂而怠於政子路勸夫子可以行矣夫子猶待乎臠肉之至魯不致臠夫子遂行受女樂而不朝罪之大者也臠肉不至過之小者也忍其大而不忍其小真儒之去就果如是乎此又不免乎疑也衛靈公問陳夫子荅以俎豆及罹蒲人之難乃勸靈公伐蒲夫子豈致私憾於蒲而忘俎豆之言耶豈不害夫子之仁心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夫子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苟信其可疑之迹而施諸行事不免乎惑矣諸君皆學孔子者也豈徒信之云乎願質其疑而究其用心處

第三道 文章興廢

問唐人劉禹錫嘗序柳宗元之文其言有曰文章興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果如禹錫言則文之高下實係乎時也及先翰林蘇軾記韓文公之廟其言則曰自漢以來道衰文敝歷唐正觀開元之盛佐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復歸于正果如軾

言則文之興衰又在乎人也嘗因二子之論而驗其時
與人必劉子之言是信耶則吐辭爲經如孟荀二子實
戰國人也戰國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乎不能病二
子乎必蘇子之言是信耶則戰國二儒賢過韓愈愈能
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戰國之病何也我國朝
四葉文章最盛議者皆歸功於仁祖文德之治與大宗
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遠出乎正元
元和之上而進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時耶人耶二者
若兼有之與劉蘇二子之說又皆不同何也願與諸君
辯之

第四道 儒道異端

問儒者法周孔攻異端自謂能舉天下於仁義觀其言
於未試之前人皆周孔也驗其事於已試之後反有愧
於異端者多矣請借漢以論之高帝之得天下與其所
以治之者皆山東刀筆吏也當時儒者獨一叔孫博士
然其器業鄙陋君子不取焉其不逮蕭曹遠矣孰謂儒
者學周孔道反刀筆吏之不如耶文景致治比周成康
二君未嘗用儒顧其所尚者黃老之術也逮孝武好儒
公孫弘之徒用事課其治效不逮文景遠甚孰謂儒者
之道反不若黃老之清淨耶宣帝中興侔德商宗周宣
亦未嘗喜儒顧其所用多刑名法理之士也逮元帝用
儒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而帝牽於文義優柔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孰謂儒者之道反不若申韓刑名之學耶儒
平昔鄙刀筆吏而不齒拙黃老申韓而不談一旦設施
反出其下寧不媿哉或謂漢所用者類皆俗儒使得真
儒如周孔者用之當無敵於天下矣嗚呼語儒必曰周
孔是無儒也自周孔而下豈無可用之人哉諸君皆業
儒者也羣居暇日自尊其教者良不淺敢問漢朝諸君
不用儒者曷爲而不失乎治好用儒者曷爲而未免乎
亂是果儒者之罪耶抑用之不得其術耶將所用者非
君子儒耶願詳辯之勿使學異端者得以藉口而病儒
也

第五道 宰相才德

問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秩物也自非才德之全詎可膺
是選耶昔舜舉十六相其相與致無爲之治者纔五人
周家最號多士其可稱者九人而已信乎其才難也三
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宰相爲不少矣獨蕭曹爲開基之
冠丙魏有聲於中興房杜稱於前姚宋稱於後他皆不
足以預是列也竊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備之君子及考
二史乃或不然蕭何止於定畫一之法曹參止於守清
淨之治魏相尚威嚴丙吉務寬大房玄齡善謀杜如晦
能斷姚崇長於應變宋璟長於守文各以偏長而致相
位卒能處才難之極選爲天下之名臣使萬世想慕其
風采常若不可及者何耶我宋二百年間大臣輩出殊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
五
勳盛烈皆遠跨漢唐數子而與虞周之臣相揖於千載之上。一何盛也。主上自中興以來。斷然不惟羣議之惑。專任一相。以致治虛。右揆以待賢者。幾數年矣。豈非遴代天之選。必求才全德備之人。而後用。不容碌碌輩。伴食於其間耶。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漢唐創業中興之主。亦各得其二。主上聖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舜武之下。其得人之多。反漢唐不及。何耶。漢唐八人。非全才。不害其爲致治。主上必欲擇兼全之士。而遴選如是。抑又何耶。願與諸君論之。將獻其說于上。

第六道

論相得失

問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論相之術。尤古人之所難也。古人有以是得之者。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古人有以是失之者。將矯其弊而革之。其得或在於是。將取之於人望歟。晉室之謝安。李唐之房瑄。其爲人望一也。將取之於治績歟。曹參之治齊。黃霸之治郡。其爲治績一也。將取之於相門歟。伊尹之後。有陟孔明之後。有瞻其爲相門一也。將取之於薦舉歟。房元齡之於杜如晦。崔祐甫之於楊炎。其爲薦舉一也。此四途者。皆人君取相之要術。世之獻議者。亦必援是以爲言。然古人有以是而得之者。有以是而失之者。其事之相反如此。庸可不求其故歟。

第七道

刺史政教

問刺史者政教之首民之師帥也一州得才刺史則十萬戶蒙其福得不才刺史則十萬戶受其困國之興衰民之治亂實係焉此其爲任也顧不重歟漢宣帝唐太宗古之善治者也皆重刺史之選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亾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勞勉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而用之唐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平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若二君者可謂知致治之要矣故神雀五鳳之間吏稱民安而正觀之治庶幾成康職此之由也我國家致治之美遠邁漢唐二千石以循吏稱者逮不可以一二數主上中興以來尤重承宣之寄邇者臺章劾罷守臣之不才者無慮數輩州郡肅然將見共理之效凜凜乎宣帝太宗之上矣諸君皆學以入政者也其履歷當自州縣始敢問宣帝時選公卿於刺史者有幾太宗時得才否狀而廢置之者有幾當時以循吏稱者凡幾輩其治效最優者果何人漢唐得人之盛與今日孰優劣願併陳之將獻其言于不諱之朝

第八道

漢高刑賞

問昔劉項之爭天下也項以氣力自任屢窘劉于掌握間卒之劉興而項滅者漢屈羣策而楚愁之也嘗觀劉

氏之窘莫甚於鴻門之會與滎陽之圍非樊噲以卮酒譙羽紀信以黃屋誑羽陳平以陰謀疽范增則當時天下不漢而楚矣然高帝論得天下乃人傑蕭張韓三子而不及噲輩豈忘之耶丁公嘗窘帝矣帝以一言祈哀而丁公舍之及天下既定乃戮丁公以爲不忠於所事議者以帝爲公殊不知使項失天下者乃項伯爾項莊之劍不得逞亞父之計不得施由項伯翼蔽之也是豈忠於所事耶戮丁公而封項伯不足以示公矣窘已而舍之帝以爲使項氏失天下者在彼脫已而生之則帝之所以得天下者寧不在此耶鴻門滎陽之急楚漢得失之機會也帝折高起王陵之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且謂所以得天下者在三人傑三傑固有大功於漢然取此而舍彼似亦不知其二者帝之戮施於丁公宜矣而失之項伯得天下之論施於三傑當矣而遺彼三人然則帝之一封一戮或取或舍其必有深意乎願與諸君辯之

第九道

文宣太宗

問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在三宗七制之中尤爲傑然者非中才之主可得而擬議也班固嘗贊文帝矣則曰專務以德化民崔寔嘗論宣帝矣則曰算功計效優於孝文歐陽文忠公嘗贊太宗矣則曰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果如三子之言則文帝以德優而宣帝以功顯

太宗功德兩全又在文宣之上矣今讀漢唐二史而求三君之事業文帝所以化民者果何德宣帝所以優孝文者果何功太宗功德兼隆過漢諸君者果何事三子之言果公於品藻歟其出於臆見之私歟抑亦一持之議論務在推崇而未足以盡三君之優劣歟願聞折衷之說

第十道

漢代風化

問東漢之爲國也其風俗與西京不同其過之者一而不逮者二西京之文章最爲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堅已不及楊馬輩况崔蔡而下氣象委靡耶其文章之不逮有如此者西京建功立名之士咸有可觀東都雖大臣如陳蕃竇武手握重權而不能去菴寺之禍况才疏意廣如孔文舉輩宜其迄無成功其功名之不逮又有如此者然其所以遠過之者凜乎節義之風爾議者咸謂光武能崇尚名節而高帝好慢罵儒生此節義所以有無於東西都也然東都之學校非不盛於西京其投戈息馬以激勸之者非不過於無用詩書之世有意於斯文乃反不逮之何耶光武身濟大業若無媿於高帝而一時依乘風雲者又非無高勳鴻烈以爲之唱而後世建功立名之士又皆西京之不若何也夫所謂風俗者一而已矣上以是而率下以是而應蓋理之必然者光武能作成其一而不能其二未免有可疑者焉

豈三者身雖兼長其所以化民成俗者乃有能不能歟
豈上之所以化者雖出於一而下之所以應者自有不
同歟抑數者各繫乎人之能否而不在于時之作成歟
願辯其所以過之與不逮之由以教

第十一道 五行名數

問萬物盈天地之間而其用最大者曰五行其名首見
於大禹謨其次見於洪範又其次見於月令至其次序
則互有不同大禹謨則先金而後木洪範則木三而金
四至於月令則以木爲首火次之土次之金水又次之
五行一也而其序不同如此其必有說乎夫禹箕子呂
氏三人者意殊而言異容或有說至於洪範出於一箕
子之言而五事之序乃相背戾五事屬五行其序
亦當如之彼一水二火則此一聽二視可也彼三木四
金則此三貌四言可也而乃先後不倫何耶五者流行
乎天地無所不在非他物可擬而六之至於五穀之類
亦出於土而已故洪範曰土爰稼穡而禹乃以穀配五
者抑又何耶箕子之洪範卽禹之九疇也禹養民之政
卽天之所錫者是也禹曰六府而箕子五之其數已不
齊則其他八類又烏知其必然耶禹箕子所陳之序
雖不能無少差至於土也則皆列於第五蓋合於易天
五之數矣而月令乃置土於中央火金二物之間是豈
合於天地生成之數禹箕子所陳之叙耶學者論五行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
皆本於三家之書而其次與數乖刺如此又庸可不究
耶合三者之異而一之必有至當之說

第十二道

堯舜異論

問世之語治者必曰堯舜二帝之事業備見於典謨明
若日星千載之所同仰也然後世有斷簡出於枯冢異
論起於弄筆坐誣盛德而惑信書庸可以不辯堯授舜
舜授禹遜位傳賢最爲帝王之美事而瑣語有舜放堯
之說大戾於孔氏之書論者遂援囚堯之地疑重華之
不臣因蒼梧之廵疑文命之異志果如其言則將遜于
位遜德弗嗣稽首固辭皆當時之飾僞乎帝王之聖莫
大於知人堯舜俱以聰明稱者蓋在於此然左氏載季
文子之言謂堯有元愷不能舉有四凶不能去語稱舜
舉皋陶不仁者遠說者遂謂君子小人比肩同列於堯
世皋陶未舉之先而不仁者甚多果如其言則克明俊
德與夫明目達聰又皆虛語乎不特此也夫子嘗稱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及其序書則不見其無爲之迹於
堯典則載其親九族和萬邦於其始命羲和授人時於
其中咨四嶽治洪水於其終於舜典又載其齊七政類
上帝命九官五載一廵守於受命之後堯舜之時亦多
事矣垂衣而治果如是乎書經聖人之手而言迹猶不
同况責後世之異論乎以堯舜之聖斷無可疑之實如
汲書之誣唐人之疑者然不可無說以破之至如繫辭

之稱與書矛盾必有深辭與旨又不可以不究也

第十三道

辨別忠佞

問自古天下治亂常分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而人君之患每在於君子小人之難辯昔周公大聖人也猶困於管蔡之流言不能以忠自明至狼跋於周非天動威以彰其德則成王幾負公矣魯大夫少正卯行僞而堅言僞而辯魯國之人皆以爲大賢獨吾夫子察見其肺肝之隱以七日司寇而行兩觀之誅夫君子小人之難辯正在乎心迹疑似之間使成王非天魯無孔子則周公少正卯之爲人孰有能辯之者然世之大忠大奸如二人之疑似者類多有之不幸遇中材之主如成王知人之不明如魯國上天又不能諄諄然動威以告之而大聖人如吾夫子者且不世出則舉朝謂之奸者安知非忠舉朝謂之忠者安知非奸如之何其辯之耶至若漢昭年纔十四能覺上官之詐而悟大將軍之忠此蓋千載一人而已後世莫知其何術而知之也唐德宗以強明自任反見欺於盧杞天下皆知其奸而帝獨不知夫姦臣之爲人必有以盜名欺世動移人主之聽如杞不學無文容貌言語皆不足以動人而德宗獨信任之堅人莫能搖此又何也嗚呼人君孰不欲興治而除亂崇君子而黜小人然擯斥誅夷常及於君子而高位濃祿每加於小人者豈不由知人不明無術以辯之耶夫

欲使人君不待天威之動而辯大忠於讒言交亂之時
不待將聖之生而辯大奸於欺世盜名之日有孝昭獨
見之明而無德宗偏任之蔽將有術以傳之耶將無術
以傳之耶願講明其說以獻于朝

第十四道

唐五代史

問洙泗大儒既沒褒貶之筆失傳龍門太史公不生實
錄之筆遂絕嗟乎世衰道微非獨聖人不得而見至良
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國朝四葉人文最盛歐陽宋二公
以鉅儒修史號爲得人唐五代二書法度森嚴議論至
到真可與馬遷爭衡使班范北面奴僕命陳壽以下也
然讀二史者亦不能無疑於其間唐太宗固不世英主
然慙德在父子兄弟間史贊不少加貶反摭據其好大
喜功與復立浮圖二事赦大罪而貶小惡豈春秋褒貶
法良史直錄筆耶陳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勸武后興明
堂太學實盛典也史乃謂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薦
圭璧於房闈苟謂武后不足以王道勸則孟子以仁義
勸戰國之君又寧逃怪笑之域耶肅宗復兩京李泌之
謀居多論者謂功大於魯連范蠡史贊泌乃畧不假借
方且異其爲人謂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泌之
甚也劉蕡廷對過漢晁董最布衣之所難言亦忠臣義
士所當言者史乃譏其太疎直謂蕡不先以忠結上而
後爲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階可結上耶五代本紀區區

求合於春秋之法又從而釋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擬經吾恐後世以僭竊之罪歸之矣嗚呼良史之難得也才學識如二公其議論去取之際必不苟願求其用心處

第十五道

文治服遠

問昔虞舜之時有苗弗率禹奉帝命誓將士以征之而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禹能治滔天之洪水而不能服逆命之三苗濟濟之衆反不如兩階之舞信乎服夷狄之道在文而不在武也我國家靖康之初運厄百六蠹爾戎醜以陰干陽主上體達孝之資痛父兄之難固嘗親御鞍馬興漢文發憤之師遣將命帥效宣王六月之伐矣然卒未能得犬羊之腰領以快天地神人之心邇者用事大臣知中外厭兵思欲休息力排群議屈志和戎遂收諸將之權罷沿邊之戍凡所以自治之道一切以文從事於是興太學以養多士行鄉飲以明人倫學士大夫又倡道德性命之說以風後進至前古治亂興亡之迹與夫當今要務兵機武畧則置而不談意者朝廷之上欲遠慕虞舜服有苗謂是可以壓腥羶之氣服強獷之俗豈徒修文具事虛談而已耶然所未知者今賢關旣興矣鄉飲且行矣道德性命之說幾滿天下矣是果可使戎狄慕義而來屈膝請命變鴟鴞爲好音尊中國如天上否耶虞

舜之事不可誣矣然後世說者又謂干戚之舞不可解
平城之圍不識文德既可用於古胡爲不可用於今願
與諸君講明其事亦畎畝愛君憂國之心幸詳言之毋
隱

第十六道 傳道之說

問韓愈論大道其言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夫道在天下亘萬世常
自若也自堯未傳之前其道如何自軻失傳之後其道
又如何韓愈何以知其自堯而始傳至軻而失傳也苟
况楊雄皆學仁義皆尊孔子今其書具存非無補於名
教又胡爲不能繼軻而傳道也愈在唐號大儒其自待
良不淺史氏亦稱過况雄又不知能繼軻而傳道否斯
道也自軻之後以失傳而遂亾耶雖曰失傳而固自存
耶諸君學以明道久矣願詳以教

第十七道 修省之實

問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無難而天有
災是天心之愛人君以有災而警其無難也國家用魏
絳和戎之策法文王樂天之事五年于茲矣干戈旣戢
禮樂鼎興是宜和氣充塞于下三辰順行于上可也邇
者有星孛于東方莫測彼蒼垂譴之意豈非欲扶持我
宋而永其箕疇之壽示以變異而警告於未然之前者

歟主上仰思天戒嚴恭寅畏雖周宣遇災而懼殆亾以
加尚慮州縣之間吏治刻深而小大之獄或不能察聲
冤囹圄者有以干天象而致妖氣也前日青災肆赦之
文咸與滌除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然議者猶謂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恐懼修省之道不止乎一事聞
昔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景公泣誓晏子亦以四事爲
言今日朝廷亦有如成湯自責晏子所言之事否耶諸
君當攄畎畝愛君之忠裨聖主應天以實之意考古驗
今歷陳其所以然無若公孫子曲學以阿世也

第十八道 三舍考舉

問三歲取士之法國朝行一舊矣名公鉅儒建勳立業
相與光二百年之宋者咸出自此塗不可謂不得人也
崇寧用事之臣好奇而慕古謂選不自里成不自學決
得失於一夫之目計工拙於寸晷之下不足以盡人於
是作而新之命分舍而選月有書季有攷邑有升郡有
貢謂能兼得文行之士而有合於賓興之制宜其致治
之效邁漢唐而追成周可也卒乎日漸月漬養成靖康
之禍伏節死義排難解紛者絕無一人識者咸謂舍法
壞之然自宣和廢罷閱二星終矣今朝廷方欲廣育才
之路復命邑學養士議者謂將復行三舍攷舉之法聖
君賢相恩德至渥然未知何以革崇寧積習之弊俾無
媿於成周道藝之書無使後人議今日如議崇寧必有

至當之說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一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盧 濟虞若校

策問

第一道 經書終始

問六經皆經聖人之手其大法尤著於始終之際樂亡於秦禮廢於漢姑勿論焉可也詩書易春秋首末具存其可以不知耶詩三百文王之詩非不多也何以首於關雎頌有三莫先於商莫後於魯也何以終於商頌三皇五帝皆聖人也非無言道之書何以獨取於堯而以前之首五霸皆賢君也非無命誓之文何以獨取於秦而

以之終三易所始義各不同周易何以先乾而異乎連山歸藏之法六十四卦法相受也何以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時春秋之作在乎王世也不始於孝惠二公而始於隱豈果以其遜國之賢乎二百四十二載皆編四時以成年也而終於哀十四之春豈果在於木絕火王乎論語者六藝之襟也始於學而終於堯曰其義安在孟子七篇擬聖而作者也始於梁惠王終於盡心又豈無說耶夫紬金匱石室之書者良史之才也終於獲麟猶有其古作凌烟畫像之贊者文士之筆也始於河間亦有所法况六經之嚴而語孟之奧乎願與諸君究其所以然勿云議論安敢到而畧之也

第二道

儉德化民

問自古帝王所以敦厚風俗者必以儉德爲本而每以身率之禹惡衣服以率夏文王卑服以率周文帝身衣弋綈以率漢是三君皆古之大聖賢均以儉德先天下爲風俗者也禹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夏之世其所尚者皆忠質文王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當時在位者皆有羔羊之德焉至於文帝尚儉不下禹文王而天下應之者或不如夏周之世故賈誼陳政事之書謂帝身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豈漢民習秦人奢侈餘俗而未易遽革耶不然何上以敦樸示之而下不以敦樸應之也我國家自祖宗以來世以恭儉化下逮我仁

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而儉德尤著御寢衾綈至以黃
綿爲之常服止用縑繒雖累經澣濯而不易然當時民
間猶有以金爲飾者於是詔自中宮以下毋得衣銷金
貼金等服臣庶犯者一切置於法由是天下化之而皇
祐嘉祐之間風俗淳美軼于三代之上矣主上皇帝蘊
仁儉之資建中興之業尤謹厥德惟懷永圖可謂同符
仁祖並美禹文者也邇者近臣獻言謂州縣尚用金翠
爲衣服首飾貴賤之分混然無別請加禁止聖訓丁寧
命有司以前後詔條申明之德至渥也議者尚慮遠方
富民狃於循習未能遽革射利之徒興造販鬻而不知
畏又慮州縣奉行之吏不能遵守教條或暫禁而輒縱
之無以仰副吾君敦樸之化必欲令行而禁止如仁祖
之世不使年少書生得以獻太息之書如之何則可

第三道

武宣人才

問才難久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所與治天下者止於
五臣周家濟濟多士而用一婦人以足十亂之數不其
然乎之歎宜其發於吾夫子也自茲以降治不逮古而
人才愈難必責以五臣十亂之儔則千古爲無人就其
時而求之宜莫盛於武宣之際班孟堅嘗枚舉其人而
贊之以侈一時之盛武帝自公孫丞相至金日磾凡二
十有七人宣帝自蕭太傅至張敞凡二十有四人亦可
謂盛矣然考固之言猶有可疑者焉其稱武帝人才也

則曰漢之得人於茲爲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稱宣帝人才也則曰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固蓋以宣帝二十四人可爲武帝名臣之次耳今卽其人而攷之宣帝之相則有如有聲之丙魏固非公孫弘石慶輩之所可及其將則有忠武如趙營平又非衛霍輩之所可及廷尉則有如于定國治民則有如龔黃又非趙禹張湯酷吏比也校其人才若遠過之而固乃以彼爲莫及此爲次之何耶夫所謂人才者必其勲業名節之大有過人也彼阿世如公孫酷虐如張湯權利如桑弘羊皆治世之罪人也而以此爲得人又何耶有是君斯有是臣武帝君德不逮孝宣遠甚固嘗譏武帝改文景恭儉稱宣帝侔德商周其於人才當亦如之今乃復優彼而劣此又何矣耶固生東都之初去武宣之世爲未遠且親爲國史必知其人才之始末意其品藻之必當也况是贊尤膾炙人口而見錄於選今乃可疑如此其必有說以辯之

第四道

爾雅作述

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茲其所以爲百代指南歟舊說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蓋指周也是則爾雅之出遠矣

今閱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稱張仲孝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孝友之釋衛淇澳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美武公也而釋訓則有道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爲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釋猗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而有上爲名之釋其釋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釋歲名則曰周曰年釋祭名則曰周曰繹周公豈自稱其國號以別夏商耶又於釋地篇叙十藪之名舉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凡九國繼之曰周有焦護是數國在周公時固有未封者周公又豈自卑宗周以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漢人嘗有以是問楊子雲者矣子雲以爲孔子門人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是亦意云爾亦何以驗其出孔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孝友之類乃後人所足猶春秋絕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也卒之類其說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

第五道

創守中興

問有創業之君有守成之君有中興之君三者之時不同而應之者亦異昔房元齡嘗以創業爲難魏鄭公嘗以守成爲不易元次山之頌中興也又以宗廟再安爲事之至難然則三者皆未可以難易斷也請借漢以論之高帝創業者也而不足於文使生文帝時未必能興

聖賢之治文帝守成者也而不足於武使生高帝時未必能建艱難之業宣帝中興者也然英雄不及高祖仁厚不如文帝使生二帝時其武功文德亦必有所不如者西京三君蓋亦各以所長而生遇乎時以成其名者歟至於光武雖號中興之君而功兼創業治兼守成意者其文武兩全功德兼備者也然馬伏波對隗囂之問乃謂光武不如高帝我神宗稱漢唐之治亦及文宣而不及光武夫創業守成中興皆難者也而兼之者爲尤難西京三君各處其一而擅其名光武兼三者之長而稱之者或以爲不如或有所不及何耶恭惟主上以神聖之資濟艱危之運德邁周宣而俯比光武兼三者之至難而取之以至謙賢於古人遠矣諸生幸生聖時目擊盛事願攷三者之難易與漢四君之優劣以發明我主上之鴻勳盛德

第六道

理財之道

問昔夫子繫易謂何以聚民曰財對子貢問政以足食爲三者之首財用者誠有國之急務尤急於艱難多事之秋也國家前日無事用度失節常賦之入猶不足以支歲費一旦加之以師旅錢穀之問遂至於廟堂調發旣繁經費百出官田鬻矣度牒行矣坊名借矣下富民獻助之令殫州郡公庫之器矣而獨不及民仰見聖德之至渥也然議者謂財非天雨而鬼輸之未有不取諸

民者雖賦斂不明出於朝廷而科率每潛行於郡縣勤恤之詔非不丁寧有司迫於辦事所不暇顧況今日金情叵測和與戰猶未決也和則有歲幣而坐困吾財戰則興師百萬千里餽糧有不可勝計之費將取之官耶而公帑竭矣將取之民耶財盡民怨何以爲國古者兵未嘗不用而財未嘗不給抑不知生之以何術理之以何人耶伊欲上不乏用而下不及民其必有說

第七道

比擬前代

問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議者以爲優於漢高帝孝宣信威北夷功光祖宗班固以爲侔德商宗周宣光武身濟大業中興漢室馬援以爲不如高帝太宗除亂致治功德兼隆史氏謂比迹湯武庶幾成康其言之當否果如何主上興衰撥亂紹復大業方之前代何如主也願併陳之

第八道

諸儒之論

問戰國之軻況西京之雄隋之通唐之愈皆著書立言羽翼聖道世以大儒稱之議者不以爲過然五君子者果孔氏之徒歟心無異傳道無二致固宜迭相推尊無或操戈相伐可也今攷其書乃或不然况非特不尊軻也且列於十二子而非之雄非特不尊况也且有同門異戶之斥通雖以雄爲振古奇人而不許其道愈推尊孟氏醇疵况雄至河汾則無一言之及然愈嘗自比孟

軻矣後世亦不能無異同之論夫道之所在人所共尊道不在焉人所同抑今尊之則命世大才抑之則諸子也尊之則軻雄之間抑之則異戶也尊之則聖人之徒抑之則張衡數術之伍也尊之則聖人之脩抑之則沒而不說尊之則泰山北斗抑之則木強人也尊之抑之者其公心歟其私意歟豈好同已者有相黨之心故私有以尊之歟惡已勝者有相輕之意故妄有以抑之歟尊之者是則抑之者坐蔽善之罪矣抑之者是則尊之者陷虛美之失矣二者必居一於此也願考其實而詳辯之

第九道 曾子孝經

問十八章之經夫子爲弟子曾參作也參以孝名世爲孔門賢弟子雖曰稟自然之至性蓋亦出於侍坐之際開宗明義之力焉然參之言行備見於語孟諸書不知其終身之大節能不負聖人之教而脗合於是經者果何語也夫子嘗自謂行在孝經使曾子果能盡是經之言也則行與夫子同矣然參雖賢未可以擬聖人是於經必有所未盡而行事不能無少戾也夫孝於德爲至於行爲大參旣以孝稱宜無媿於淵騫之列矣乃反不預四科何耶諸君自兒時已能誦十八章之語其於入孝出弟之際必不叛是經敢問曾子之孝其有得於經者何語其未盡於經者何事與其不與於四科者果何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十一
謂也

第十道 古人自比

問君子讀書稽古豈徒對聖賢而已哉必曰古人可作吾誰與歸心有所慕則將學其爲人而以其身比之也歷觀古人自比於前修者多矣亦各不同有以不如已者自比有以勝已者自比自比以不如已也能自謙矣而有志者卑之自比以勝已也能自強矣而好謙者安之孔子賢於堯舜而竊比老彭有以見聖人謙德之至也人比曾西以管仲則艱然不悅謙何在焉孟子乃以是取之何耶至諸葛武侯自比管樂或美其德之謙或陋其志之卑亮果謙乎卑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楊雄

韓愈自比孟子雄愈非軻敵而以軻自期有以見君子自強之志也崔浩自比張子房志亦可嘉矣議者乃不許之何耶至杜子美以詩人竊比稷契人或賞其忠或指其妄甫果忠乎妄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諸君潛心古人之際其必有以自況將比於不如已者歟則懼其志之卑非自強之道將自比於勝已者歟則懼其言之妄爲謙德之累必欲自謙而不失之卑自強而不失之妄如之何而可願商確古人之外且各言其志

第十一道 師弟子說

問古之人皆有師自聖人至于士一也雖師未必賢於弟子弟子未必盡如師固可因流究源見形知範矣惟

孔子之於老聃左也明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之於子夏房杜王魏之於王通世皆以爲師弟子也或謂其不然學者未免乎疑焉謂孔子不師老聃也固嘗適周而問禮矣果惟聃是師則彼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夫子乃爲禮樂仁義之主何耶謂也明不師孔子也固嘗見稱於魯語與聖人同好惡矣果惟孔是師則子不語怪而也明乃失之誣且傳經多不合於聖人之旨何耶謂公穀不師子夏也則先儒應劭輩固嘗有是語矣謂果出其門則春秋之成商不能贊一辭二子乃各以經名家何耶謂房杜王魏不師王通也則通著之中說固嘗弟子之矣謂果出其門則數子俱顯於唐反無一語以稱師抑又何耶以爲果師果弟子則其學必不相戾而其心必不相忘也以爲非師非弟子則載諸古人之書傳諸學者之口豈盡妄耶諸君尙論古人之日久矣師自柱下而至河汾弟子自將聖而至正觀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幸卽其道攷其時推前人之議論以其實告

第十二道

韓柳議論

問韓愈柳宗元俱以文鳴于唐世目曰韓柳二人更相推遜雖議者亦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惡議論之際顧多不同者韓排釋氏甚嚴其送浮屠序責子厚不以聖人之道告之柳謂釋氏之說與易論語合且譏退之知

石而不知韞玉韓謂世無孔子則已不在弟子列作師說以號召後學柳則以好爲人師爲患有師友箴有荅韋巖二書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母以韓責我之說韓著獲麟解以麟爲聖人之祥賀白龜表以龜爲獲蔡之驗柳則作正符詆談符瑞者爲淫巫瞽史韓碑淮西歸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於裴李則各有雅章韓以作史有人禍天刑之可畏柳則移書以辯之韓以人禍元氣爲天所罰柳則著論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類者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記中蓋其父兄行且年又長柳宜以兄事之可也然韓每及柳則字而稱之柳語及韓則斥而名之爾抑又何耶今二文並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然讀其文竊疑二人陽若更譽而陰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辯夫韓柳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於議論則未可因人而輕重願與諸君辯其當否

第十三道

文中論仁

問五常之道莫大於仁以夫子之聖猶曰豈敢故於許與之際尤謹焉古之逸民非不多也獨許夷齊爲得仁大臣如伊呂之徒初無一言之贊也獨稱商有三仁門弟子之中如仲由冉求公西赤者皆所不許而獨許顏冉諸侯之大夫如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所不許而獨許一管仲此八人者雖窮達死生去就之迹不同而聖人許之以仁初無異辭後世有大儒王通者鳴道河汾間

與弟子難疑答問動以洙泗爲法中說十篇猶孔氏論語也其以仁許前賢及高弟者亦八人焉曰東平王蒼仁人也曰羊祜陸遜仁人也曰荀氏有二仁曰仁哉樂毅許董常以顏氏之流蓋以其三月不違仁也稱薛收仁而不佞蓋許其爲冉雍也夫子所稱八人者後世以聖人之言莫得而議之通所稱八人者或未之信然自蒼至收七子皆顯事在信史可考而知董常早世其言論粗見於中說亦可以想見其爲人也是果可當仁者之名否乎通之許與其亦有得有失乎孰可以方夷齊孰可以比三仁孰無媿於顏冉之德孰能爲管仲之功願併陳之以佐文中之垂教

第十四道

史傳同異

問太史公作史記采古今名臣賢士列而傳者凡七十焉其共列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迹同孫武吳起以論兵之術同樗里甘茂以智略同范雎蔡澤以其談辯同仲尼弟子學術同也屈原賈生風騷同也萬石張叔謹厚同也凡傳而列之者必其類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宜同而同者使學者不能無惑其爲老子傳也與莊周同宜矣而乃列申不害韓非於其中申韓之術至殘忍慘酷也其可與深於道德者同耶其爲孟子傳也與荀卿同宜矣而乃列鄒衍淳于髡于其間以衍之迂誕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與主

盟仁義者同耶謂遷不精於選擇則彼之同者何是謂
遷不妄於條列則此之同者何乖豈偶得於彼而有失
於此耶抑識見不明曾珉珉美玉之不辯耶不然其不
同而同之必有深意乎其間不可不熟究而詳辯也

第十五道

異端之惑

問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然後
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
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而欲求
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既沒而楊朱墨翟者竊仁義
之一偏而唱爲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者
出辭而闢之楊墨之害息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沒有

申韓刑名之學黃老虛無之說簧鼓於世其爲害又甚
於楊墨而世之儒者往往陷於其間而不悟以賈誼之
美才猶明申韓司馬遷之博學猶尚黃老況其下者乎
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麾之者一楊雄氏而已自漢室
之東而西方之教流入於中國時君世主尊尚其說遂
與孔老並立而王公卿士庶陷溺滋甚王通隋大儒也
猶稱其爲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晚節用其
教以理性况衆人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力排者一
韓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說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
智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
巷之人信之可也而縉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

學亦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
豈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
而孟子楊雄韓愈闢之麾之排之者非耶夫以其說爲
真可信也則與吾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以其說爲
妄也則世之屈已以尊崇之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焉
孟楊韓三君子不世出無有與之辯者願與諸君論之

第十六道

封建郡縣

問封建尚矣自五帝三王莫能去矣後世人君易之以
郡縣則其國亦從而治亦或因之而亂此皆立國之先
務學者不可不察也唐虞列公侯伯子男爲五等相制
天子千里諸侯百里而降不及五十里者爲附庸周興

封國八百同姓居五十三焉此封建所由興也秦鑒衰
周之弊罷侯置守列天下爲三十六郡後世因之不改
復增其數此郡縣所由興然以周秦漢唐論之則其國
之或強或弱其祚之或短或長皆關乎封建之與郡縣
此又不可不辯矣謂封建無益於國耶則周何爲因之
而強秦何爲罷之而亡乎謂封建有益於國耶則漢何
爲而有七國之變唐何爲而有諸鎮之亂乎欲使罷侯
置守而無嬴秦之危封建侯藩而無漢唐之亂果何術
而可願詳以告將疏其說以獻于上

第十七道

樂學

問夫樂之作尚矣先王以是正朝廷美風俗格神物和

上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黃帝之樂曰咸池顓帝之樂曰六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濩而武武此歷代之樂所由作也而其大備莫盛於成周故周禮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則又有所謂太師小師鼗師舞師笙師鐘師者太師樂以六律六同大合樂時則有奏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者太師掌律同以合陰陽時則有播八音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者是古作樂者必有其官奏之必有其所制之必有其器豈非樂有自然之數而數之所舉又有自然之義乎後世去古既遠樂制始無一定之論而名數音律形器亦莫之考矣學者審古今灼知先王所以作樂之意者敢問咸池六莖六英韶濩夏武之名所取者何義周大司徒與太師小師鼗師舞師笙師鐘師所掌者何器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所奏者何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所應者何事與夫後代因革損益孰得孰失幸明言之

第十八道 字學

問孟堅序六藝爲九種列字學一家於其中則知字學之有益於斯文也尙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學書藝之事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蕭何亦著其法於律令太史試學童而祿其課最者唐選舉之法有四而楷法適美居其一焉夫書雖一技然教於周試於漢選

宋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一
舉於唐參六經論語孝經而九之學者其可忽耶爰自
科斗書廢篆隸迭興漢晉以來乃有草楷真行雜體之
書去樸歸華舒牋點翰以相誇尚者不知其幾也唐太
宗厯評晉人之書而以王逸少爲盡善盡美先翰林蘇
公嘗評唐人之書謂極於顏真卿又論近代之書以蔡
君謨爲第一議者謂顏書本出於王而蔡乃法顏而變
者然三人者各名家當代而咸造其極使其同時而並
駕未知其孰後而孰先諸君稽古之暇游心翰墨久矣
其於晉唐宋三子將誰取法耶抑所好不同捨三子而
他有所尙耶又豈得於心畫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陳迹
耶願評古人優劣之外且自論平日之所以張吾軍者
果出於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幸詳以告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一卷終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十一

三

月

